



一树树美丽的花儿瞬间摔成了纷飞的碎片
又一个丁香花开的季节

董永红

著

产房

CHANFANG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

董永红，女，70后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供职于青铜峡市人民医院。出版长篇小说《风雨有路》。长篇小说《堡汨》在新华网连载。先后在《朔方》《雨花》《读者·原创版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文学港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六十余万字。短篇小说《瓜七朵的一万天》获2014年第23届“东丽杯”全国梁斌小说优秀奖，作品入选多部文集。

责任编辑 超楠 周旻子
封面题词 郑歌平
装帧设计



星秀文化传媒
Xingwen Culture Media

00511-60133922

人，生老病死，注定关乎医院。生活各异，事业相同。在写初涉尘世的年轻护士欧阳砚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时，也刻画了一幅幅普通的奋战在医院妇产科的『铁娘子』们的众生相。



ISBN 978-7-5544-1688-4



9 787554 416884 >

定价 26.00元

产房

一树美丽的花儿瞬间摔成了纷飞的碎片
又一个丁香花开的季节

董永红

著

CHANFANG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产房 / 董永红著. -- 银川 :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44-1688-4

I. ①产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3841号

产 房

董永红 著

责任编辑 超楠 周旻子

封面设计 星秀

责任印制 殷戈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jiaoyu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428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2647

开本 787 mm×1092 mm 1/16

印张 15.5 字数 250千字

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544-1688-4/I·106

定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诊断

天色灰蒙蒙的,阵阵冷风与疾驰的汽车像一把把胡甩的扫帚,时而将地上的纸屑与零散的杂物刮到墙角,时而又将它们赶到街头。道旁的树枝在风中摇来摆去,沙沙地嚷闹着,似在低语,似在打闹。这样的天气,在中午和傍晚的下班高峰期,人流车流猛然像蜂群一样挤过街道。别的时间,街道显得空荡、孤寂、惆怅。

冬季的白天异常短。傍晚,还不到六点,街灯就瞬息亮起。渐渐昏暗的天空中弥漫着无际的浮云浊雾,虚晃晃地遮蔽着高楼矮巷的盏盏灯光,城市仿佛浸泡在海水中一般混沌、模糊。

下班时间到了,忙碌了一天的医生护士们聚拢在更衣室,纷纷脱掉白大褂,取出各自衣柜里的羽绒服、大衣和鞋帽换上。随着楼梯间里发出踢踏舞般乒乒乓乓的阵阵响声,他们走出科室,走出医院,匆匆的身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。

此刻,除了门诊部的大楼没有灯光外,急诊和那两栋住院大楼的灯光都满地亮着。各科室的值班医生从这间病房到那间病房,从这个床头到那个床头,逐个给病人进行晚间查房。值中班的护士脚步如飞,连续给病人做着各种治疗,为病人监测血压,还要写记录、打扫卫生、整理用物等。

家属们有些提着保温盒给住院的亲人送来饭菜,有些坐在床边陪亲人说话,有些给卧床的亲人喂饭。病情轻的病人,有的让医院餐厅送了饭,有的穿戴暖和去医院对面的餐馆吃饭,有的向医生请假回家了。

诊断明确了,妈妈患的是肝癌。噩耗雷电般击中欧阳砚,她疼痛、眩晕、瘫软、绝望!欧阳砚跌跌撞撞地走出安装着核磁共振仪、CT机、X光机、彩超仪等检查设备的功能科,躲在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,一次次把妈妈的检查结果展开,折起,再展开,再折起……簌簌的泪水挡着她的视线,那可怕的诊断结果仿佛锐

利的尖刀,狠狠地刺在她的瞳仁上,扎进她的胸膛里,毫不留情地将她的五脏六腑搅成肉泥!

欧阳砚喘息着,眼前浮现出妈妈从前的身影。小时候,亲爱的妈妈经常牵着她的手,去离家不远的一片树林里采野花、捉蝴蝶。那时候,妈妈是多么年轻,她们是多么快乐呀。

记得有一年暑假,欧阳砚从学校回来,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推着手推车,车里盛着满满的水泥。面前是一道几米高的陡坡,每推几步,女人就将车子停在坡上歇息片刻,然后,接着推!快推到坡顶了,女人无论怎样挣扎,车子还是左右摇摆着,不肯上坡。女人用身子扛着车把,拭了拭额头上的汗,然后双手握紧车把,“啊”了一声,终于,车子上坡了。

欧阳砚认出了她,忙喊:“妈,等等。”当她跑到跟前时,妈妈喘着粗气,抬头看见她,高兴地说:“我的砚子回来了,快回家吃凉面去。”欧阳砚说:“妈,这车子太重了,还是我帮你推。”妈妈笑着说:“一点都不重,你坐了半天车,快回家歇一歇。”这时,有人喊妈妈,妈妈就推着车子走了。那时候,妈妈还很精神。这才过了几年,妈妈就满头白发,眼窝深陷,身体干瘦,完全变了个样。

妈妈向来乐观坚强,她怎么会得这种恶病呢?

不!不可能!肯定是报告出错了!

欧阳砚核对了好几遍,这致命毒瘤的确长在妈妈的肝脏上。从下午四点钟拿到检查结果到现在,她已经在这里撕着、揪着自己的胸口,暗暗抽泣,无力地徘徊了近两个小时。她怎么也无法相信,却不得不强逼自己接受如此无情的事实。昨天她和妈妈拿着刚做完检查的彩超单去找许大夫,许大夫看后,用怀疑的口吻对她说:“还是让你妈住院检查吧,彩超上显示肝上有东西,等明天影像和化验结果出来就明确了。”当时,欧阳砚赶紧办了住院手续,妈妈一手牵着她,一手压着疼痛的腹部说:“砚子,我就是打扫卫生时跌了一跤,把内脏震了,你给大夫说说,给我开些药吃就行了。”欧阳砚牵着她妈的手说:“妈,还是住院全面检查一下吧。”“唉,住院要花钱呢,我还寻思着给你……”“妈,先不想那么多了,给你看病要紧。”欧阳砚见妈妈犹犹豫豫的,就硬拉着妈妈住进了外科大楼。

哦,可怜的妈妈,生活为何对你这般残酷?从我记事起,无论冬春,你总是半夜出门去工作。为了拉扯我长大,你承担过多少重活儿,背煤、扛麻袋、抱砖、和

泥……你含辛茹苦，自己从来舍不得吃一顿好饭，舍不得穿一件新衣……如今我长大了，还没来得及报答你的恩情啊！妈妈，我恨你！你为什么会的这种可怕的病啊！妈妈，你说什么也不能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下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！

欧阳砚拭了眼泪，挪着沉重的脚步向住院部走去。还没到外科楼，眼泪又哗啦啦掉下来。她只好转身，摇摇晃晃回到那个角落，接着落泪，接着默念。

欧阳砚的妈妈又出现了撕裂般的剧痛，她咬着牙跪在病床旁，双手紧紧攥着床腿，额头抵着地面，冷汗一滴滴落在地面上。旁边病床上的老太太见她这样，急忙问：“你咋了？是不是有心脏病？”她疼得咬着嘴唇，不能说话。老太太就让家人跑去叫大夫。

一阵脚步声，许大夫和护士赶来了。剧痛过后，欧阳砚的妈妈脸色蜡黄，无力地倒在地上。大家一起慢慢扶起她，许大夫问：“你女儿咋不在？”“她拿检查结果去了，一直没回来。”“结果下午四五点钟就该出来了。你这样的疼有多长时间了？”“一个多月了。”“你身体原来就这么瘦，还是近些天瘦的？”“我本来就瘦，上冻前三个月在建筑工地上加班干了一份重活儿，费力得很，我猛跌子就瘦了。”许大夫轻轻一笑说：“看你，就不能悠着点干。饭量咋样？”“一点都不想吃，大夫，你说我这是啥病？说疼，一下子就把人要疼死，疼一阵又过去了。”许大夫说：“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吧。”

大夫和护士走了，欧阳砚的妈妈望着窗外说：“天黑了，这个砚子咋还不来呢？”旁边病床上住着的一个做过阑尾炎手术的妇女说：“让我家人去给你买饭吧，你是不是长时间没吃东西，饿得胃疼？”“不了，等一阵我女儿就回来了。”另一张床上住着一个患胆囊结石的老太太，得消炎几天才能做手术。这时，儿媳给她送来了饭，老人非要给欧阳砚的妈妈分半碗。她摆摆手说：“老人家，我真的不想吃，你快趁热吃吧，说不定我女儿给我做饭去了。”老人说：“你先吃点，你女儿提来了你接着吃。你看你瘦的，要多吃饭呢。”“真不麻烦了，哎哟——”说话间，剧痛再次袭来，她双手压住腹部，再次倒在地上。以前，这样的疼痛一天发作两三次，现在越发频繁了。邻床的家属又去叫医生，这次来的是许大夫和他的徒弟江大夫，他们把她扶到病床上。那个老太太搁下碗，一直瞅着欧阳砚的妈妈疼痛缓解了，才叹着气说：“大夫，你赶紧给她治一治，照这个疼法，可就把人疼死了。我住院前都疼昏过去了，说不定她和我得了一样的病。”许大夫说：“是得尽快治

疗。”便问欧阳砚的妈妈：“你女儿是哪个科的？”“妇产科。”“她上班时间长吧？”“才一年多。”“我们去妇产科会诊，好像见过她。等她来了，你让她来医生办公室找我。”

血崩

有个干瘪的黑影，被凌晨的昏暗卷入城市。你看他，一会儿窜进这个角落找，一会儿又去那个垃圾箱里翻翻，渐渐地，他的影子便像风中晃动的帐篷，东拉西扯地鼓包起来。

眼下，破烂王老柴背着从大街小巷捡来的一大捆旧报纸、纸箱、饮料瓶之类可回收的废品，步履蹒跚地走出城市，郊外的黑暗将他吞没了。漫天大雪落在废品上，压得老柴不时抖着身子。

老柴家距离市区十多里路。近些年，乡邻们有的进城做生意，有的承包土地搞养殖或种植，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唯独老柴家，房还是两间破房，老柴还是捡破烂，老伴还是瘫在炕上……儿子柴全小学没毕业就去外面瞎逛，十来年了，他仍旧猥琐卑鄙，没学下正经本事，无非干些小偷小摸、拦路要钱之类的勾当混日子，人们背地里厌恶地叫他“豺犬”或“豺狗”。这样说来，老柴家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其实不然，老柴家这两年的变化可大着呢。先不说老柴变得更老了，背驼得更厉害了；瘫痪的老伴更瘦了，头发更白了；豺狗胆子更大了，搞起飞车抢夺了……最大的变化就是老柴把拾破烂积攒的分分角角都凑起来，从人贩子手里给儿子柴全买来了一个哑媳妇，算是了结了老两口平生最大的一桩心愿。多一张吃饭的嘴，老柴必须要比以前起得更早回得更晚不说，那个哑媳妇刚到柴家时，成天咿咿呀呀嚷闹着往外跑就把柴家整得没办法。那些天，豺狗死死守着她。后来实在管不住，就下狠心用绳子把她拴在家里。时间久了，豺狗放开她，她也不再出门，缩在墙角不停地抠指甲，两手的指甲被她抠掉了七八片，结着血痂。眼下，她快生孩子了。逛鬼豺狗上次回来，老柴让他别出去，好歹在家守着哑媳妇，谁知天不亮他又跑没影了。

雪越来越厚，老柴好不容易进了村庄。经过邻居家灯火温暖的大院，拐过一条窄窄的小路，老柴摸黑进了自家的大门。平常死一般沉寂的屋里，此时却传出怪异的呻吟。老柴把东西扔在院里，慌忙推门进了屋。

突然闪亮的灯光像一道惊魂的闪电，僵在破被里的老伴睁大眼睛说：“快，快去叫胡老太，儿媳妇是不是要生了？你咋不早些回来嘛，急死人了。”儿媳妇抵墙根斜跪着，双手抓着地面，手指流着血，嘴角淌着血，额头上碰出了血。老柴弯腰去扶儿媳，才发现儿媳的棉裤前面已经被血浸透了。老柴好不容易把儿媳拉到炕边，就赶紧转身往外跑。

胡老太过去偶尔帮人接生，现在年事已高。胡老太见老柴披着一身雪慌里慌张来叫，就连忙说：“如今谁还在家里生娃娃呢。老柴，不敢耽搁，你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去。”老柴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的情况你清楚，你老人家是菩萨心肠，就帮我一把。”胡老太叹着气说：“我好多年都没沾手了，早忘了。”“你老是活菩萨，先给看看去。”老柴急得不顾胡老太的推辞，也不看胡老太家人的脸色，拉起胡老太就出门。胡老太拄着拐杖，紧随着老柴往外走。望着母亲叫老柴“劫持”而去，儿子没好气地说：“说不准豺狗子又下个害人的狼崽子呢。”妻子沉着脸说：“咱园子边上的铁护栏，肯定叫豺狗子偷去卖了，还好意思叫妈帮忙。唉，光景还得实打实地过，偷人真是偷不富啊！”

老柴把胡老太拉进门，看见儿媳又跪在地上，双手不停地抓着地面。她的棉裤让血浸透了，连鞋里也往外溢着血。两人拉起浑身湿冷的哑媳妇，才发现她翻着白眼。胡老太吓得哆嗦着说：“这哑娃血崩了。快！老柴，去医院。”见老柴愣着，胡老太又吼道：“你快些，快些啊。”“得借钱去……”“快，救人要紧！”胡老太急得捣了老柴一拐杖。老柴拉过院里装废品的破架车，将一块破毡扔在车上，就去背儿媳。胡老太说：“你快去谁家叫个车，这破东西猴年马月才能到医院呀？”老柴说：“怕叫不上。”胡老太见老柴不肯去叫车，只好和他一起把缩成团的哑媳妇抬上架车。

“造孽哟！”胡老太叹了一口气，回头望了望炕上的那个瘫婆子。她的眼睛死鱼般瞪着，灰黄的脸，苍白的唇，炕边有两个干馒头，炕角的破被上结着层层污渍……

雪如剪乱的纱布缠着老柴的腿脚。架车上，儿媳发出的一声声怪叫撞击着

飞雪密织的黑夜。雪是这么的大，路是恼人的长，拖拽着走也走不动。老柴低着头，呼呼喘气，像老牛一样拼命拉着架车。血一滴滴地从架车上洒下来，转眼就埋入了大雪，埋进了两道歪歪扭扭的车辙和一串凌乱脚印里。

老姜

妇产科主任老姜的儿子和儿媳在外地一所大学教书。三年前的寒假，儿子扶着临盆的儿媳回来，本指望当妇产科主任的老妈能亲手迎接她的小孙儿出生。哪知，在媳妇生产的时候，老姜却在手术室为别人做剖腹产手术。没亲手接孙子也就罢了，令儿媳有点多心的是，身为妇产科专家的婆婆没能守在家里精心照顾她的月子，而且婆婆几乎天天三更半夜跑医院真叫她难以适应。好不容易熬到满月，儿子、儿媳和孙子就走了。一晃三年过去了，眼下若不是孙子嚷嚷着要看爷爷奶奶，儿媳还有点不想回来呢。

人常说隔辈亲，老姜每次听到孙子在电话里喊奶奶，就忍不住抹眼泪。老姜怕耽误工作，进手术室从来都不带手机。今天孙子要回家，她破例将手机调成会议模式，放在窗台上。老姜正在手术台上指导严厉和几个医生做手术的时候，手机的屏幕突然亮起来。手术室的巡回护士拿起手机说：“姜主任，家里的，接不接？”“快接，可能是我孙子回来了。”巡回护士刚一按绿键，里面果然传来“奶奶，奶奶”的喊声。“你奶奶正忙着，过会儿给你电话。”“不，我要奶奶，我要奶奶……”接着传来了哭声。老姜眼里顿时涌出了泪花，她急忙扭过头，望了望窗外。巡回护士拿起纱布麻利地沾去她眼角的泪，笑着说：“老都老了，还学会脆弱了。”老姜眨着眼睛说：“你不听人常说，人老了没出息，不想儿子想孙子吗？等你以后有了孙子，你也就和我一样没出息了。”说得旁边的人都笑起来。

这是一台复杂的手术，三个多小时才做完。老姜一下手术台，就给家里打电话。电话是孙子接的，他一拿起电话就叫奶奶。老姜抹着幸福的眼泪说：“宝宝，奶奶马上就回来了。”孙子高兴地喊：“爸爸，快做饭，奶奶马上就回来了。”接着，儿媳拿过电话说：“妈，你快回来，你孙子都等不及了。”“我这就换衣服回家。”老

姜说完风风火火回科室去了。

老姜高兴得太早了,她到科室才知道几分钟前又来了一个宫外孕大出血的病人,需要立即手术。严厉说:“主任,有我和调姐,你还是回家看看孙子,要是把孙子惹下,以后再不回来,还不把你憋疯。”老姜斜靠在椅子上,捶着站得又酸又疼的腿说:“还是抢救病人要紧。唉,好像要变天了,这手和腿就像被铁皮箍着。”说话间,一下又来了几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。逗子放血压计的时候,顺手揽住老姜的肩膀说:“主任呀,咋就这么多生孩子的,要把人活活累死了。”老姜说:“这说明人脉延续得旺嘛,要是没有人生孩子了,人脉不就断了吗?”“讨厌,一点儿也不体谅人。”逗子歪着嘴,拍打起老姜的背。老姜捏弄着自个儿那不听使唤的风湿手说:“我的背疼得很,你再用点劲。”“不让我们休息,就不给你拍了。”“死逗子,去,把科室的大门一锁,咱们全休息。”逗子低头故意问:“此话当真?”老姜说:“当真,当你的头。咱们累了,缓一缓就过去了,但生孩子的事可等不得,病人的病可等不得。”

老姜拨通家里的电话,对老伴说又要加班。老伴说:“饭都快做好了。”“你们先吃。”孙子跑过来问:“奶奶回来了吗?”爷爷如实说:“又来了病人,你奶奶迟一阵才回来。”“啊——”孙子蹦跳着哭起来。正在拌菜的儿媳停下手,悄声问丈夫:“哎,你说老妈是不是对咱们有啥看法?”丈夫说:“咱妈的工作就那样。从我记事起,她好像很少能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“这个老人家真有点不懂情调哈。”丈夫笑着说:“妈是妇产科主任,工作压力大,人命关天,哪能和你这个艺术系的教授比情调哈。”这时,老伴抱起哭闹的孙子走到饭桌前说:“你奶奶是吃剩饭的苦命,咱们吃饭喽。”“我要奶奶,我要奶奶……”孙子闹腾得怎么哄也哄不乖。

老姜再次走出手术室的时候,天早已黑严实了。科室的“常驻人”榴莲抱着布娃娃,口中念念叨叨地在门口转悠。这个女人从前来医院生孩子,结果孩子不幸夭折了。女人的精神受刺激出了异常,怀里经常抱着不知从哪里捡到的布娃娃,又哄又亲的。刚开始她隔三差五来一趟医院,后来完全就把医院当成了自己的家,天天晚上住在妇产科安全通道的楼梯间。保卫科赶了很多次,也没办法赶走。大家已经记不得她的名字,有人怜她命苦,有人念她“流连忘返”,就给她起了个榴莲的绰号。

老姜匆匆忙忙换了衣服跑出科室,才发现地上铺着雪,天上飘着雪。她在医院门口叫了出租车,向家奔去。钥匙在锁眼里一转动,闹累了的孙子就从他妈妈

怀里惊起来，扑向门口。老姜抱起孙子，亲热了好一阵儿，才坐下问儿子和儿媳：“你们都吃饭了吧？”“我们吃了，你孙子非要等你，没吃。”“哎呀，奶奶的好宝宝。”让老姜吃惊的是孙子只不过在家里过了满月，可现在回来，他竟然黏在奶奶身上，和奶奶一起吃饭，晚上还要和奶奶一起睡觉。

老姜亲着孙子的额头说：“还是和妈妈睡吧，奶奶这星期是二线班，晚上说不准要去医院呢。”孙子紧紧搂住奶奶的脖子说：“就要和奶奶睡。”“好好好，和奶奶睡。”老姜说着把手机装在左侧的衣兜里。儿媳说：“妈，手机的辐射多大啊，你咋能放在靠近心脏的地方呢？”公公笑着说：“你妈晚上从来不搂儿子，就爱搂着电话。”儿媳笑了笑说：“妈是不是有怪癖？”儿子说：“以前，妈怕打扰我和老爸，晚上一个人在书房，把电话的音量调到最小，放在被窝里。有了手机后，睡觉时就把手机放在贴身的衣兜里，一振动就醒了。”听了儿子的话，老姜不无感慨地说：“等退休了，天天搂我孙儿吧。”老伴说：“你别觉不着，你抢着搂了孙子，难道叫他妈学你搂电话去。”老姜瞪了老伴一眼说：“儿媳自然是搂咱儿子呗。”儿媳过去揽住婆婆的肩膀笑了，她扭头才看见丈夫站在一旁龇牙坏笑。

同意书

无论人们是幸福，还是辛酸，老天该黑的时候，谁也阻挡不住。如果没有灯光，泥潭一般严严实实的黑夜真会叫人憋得透不过气来。

角落的走道镶着一块大牌子，灯光从牌子下斜照过去，把欧阳砚当腰“截断”了。

欧阳砚认出那是自己的脚，她默默地说：不能再这样了，你得快点去看妈妈了！她鼓足勇气再次走出角落，来到外科门口。她强忍着眼泪，看了看过道，又跑进卫生间看了一圈，确定妈妈没出病房之后，她才做贼似的溜进了医生办公室。

许大夫在写病历，有个戴着一次性医用蓝色帽子和口罩的高个子大夫正在洗手，看来他刚为病人换过药或做过什么治疗。为防止妈妈看见，欧阳砚轻轻地关上医生办公室的门。她终于还是抑制不住满眼的泪水，把妈妈的报告单放在

许大夫眼前。许大夫瞅了她一眼，拿起报告单仔细看了一阵，又把墙上的X光片观片机打开，将影像片放在上面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唉，才四十多岁，我就担心是这种情况。江泓，你过来看，这么大的肿块，边界不清，得切大半个肝。”那个高个子江大夫洗完手，取下头上的一次性蓝帽子拭着手，走到观片机旁边，顺手摘掉口罩望着片子说：“呀，这么大的肿块……”两位医生讨论着病情。

欧阳砚站在那里，双手捧着脸，滂沱的泪水穿过指缝，纷纷向脚面坠落。

“小……噢，小欧阳，病情诊断是明确的。”许大夫对她说。欧阳砚睁开眼睛，低声说：“许大夫，现在该怎么治疗？”“还是得尽快手术。你是护士，你也知道这种病放疗和化疗效果不理想。”“什么时候能排上手术？”“越快越好，明天吧，万一转移就不好办了，只能把那几个不急的手术往后推一推了。”“我听你的……”“晚上得用些营养药和镇痛药。另外，请你爸快点来签字。”“我签。”“还是叫你爸和其他家属都来，我给他们详细说一说。”“我家就我和我妈两个……”“噢，你爸呢？”“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出车祸了。”许大夫叹了口气，对仍然在分析片子的江大夫说：“江泓，我去看一下20床，你给小欧阳交代一下病情，把手术同意书的字签了，她是咱们妇产科的护士。”江大夫抬起头说：“好的。”

江大夫拿过欧阳砚妈妈的病历，对欧阳砚说：“任何手术都存在风险，这是大手术，风险……”欧阳砚将满手的泪拭在衣服上，从兜里摸出钢笔说：“我这就签，手术同意书我们经常给病人讲的。”江大夫轻声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我必须给你讲清楚，肝脏手术与妇产科手术不同……”欧阳砚把笔放在桌子上，不停地拭着眼睛，听江大夫讲了手术方案以及术后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等，恍惚听到：“如果听明白了，请你签字。”欧阳砚又拿起笔，手抖着接过病历，她眼睛模糊，半天才找到签字的地方。

江大夫拿过病历，劝慰道：“我们经常安慰患者和家属，但当不幸真正落在我们身上，谁都难以承受。事实已经这样了，你一定要安慰自己，给自己鼓劲，你妈还需要你的照顾。”欧阳砚点点头，走到水池边洗了一把脸，低头走出了医生办公室，赶紧向妈妈住的病房走去。

妈妈看见她，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砚子，你的眼睛咋红了？”欧阳砚愣了一下，结巴着说：“风大……我上街买东西，猛然一股风卷过来，杂物打进了眼睛……我疼得揉了好一阵。”“唉，眼皮都肿了。”欧阳砚含糊地说：“妈，不要紧的。”“检

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”“出来了，是胆囊结石，大夫让明天就做手术。”旁边的那个老太太说：“我说嘛，这个病能把人疼死。还是你好，丫头在医院里，一查清楚医生就要给做手术。我来好几天了，医生还让消炎。”欧阳砚见老人误解了，就对她说：“你和我妈的病不一样，你的胆囊结石引起的炎症很重，必须等炎症消了才能做手术。”“噢，我还以为医生等着我们给红包呢。”

欧阳砚坐在妈妈身边说：“过一阵要输液，你先上趟厕所。明早手术，今晚一点都不能吃喝了。”“嗯，那你快吃饭去。”“妈，我不饿，过一阵再说。”“要按时吃饭呢，我这病怕就是饥一顿饱一顿落下的。有时候为了把活儿干完，就硬扛着。”听到妈妈这话，欧阳砚再也控制不住悲伤，她低头拿起脸盆，快步向卫生间走去。冰冷的水冲着她的脸庞，好一阵，她才接了半盆水返回病房，准备给妈妈洗脚。

护士给妈妈输了液体后，欧阳砚边向妈妈安顿做手术的事，边把东西整理好。接夜班的时间快到了，为掩饰眼里的泪水，欧阳砚就假装擦鞋的样子，垂着头说：“妈，过会儿还要打针，你好好睡一觉。我明早让同事早点接班，完了就来看你。别紧张，许大夫是最好的外科专家，你要把心放宽。”妈妈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你安心上班，不要老想着我。”临走，欧阳砚写下科室的电话，对旁边那个老太太的儿媳说：“大婶，我接班去了，麻烦你晚上帮着照看一下我妈。有急事，请在科室的护士站向我们科室打内线电话。”那个老太太侧过身说：“咋？你妈明早做手术，你还不守着她？”欧阳砚说：“我们科室病人非常多，不好请同事顶班，等我妈手术后，我就请几天假。”老太太虎着脸说：“看这丫头，工作再忙，你妈做手术你也得守在身边。人都说当医生护士的人心硬，真不假。”欧阳砚白天带着妈妈看病，她实在没想到妈妈会得这样的恶病，明天就得做手术，等在病历上签完字天已晚了，找同事顶班也难张口了。妈妈见老太太这样说女儿，就接过话茬笑着说：“唉，她们科室工作忙的，尤其冬天，上班脚底子比炒菜还急。”她又对女儿说：“你快吃点饭上班去，不要迟了。”欧阳砚点点头，收拢起全身的劲，咬紧牙关快步走出病房。

欧阳砚好不容易进了安全出口，她大口喘息着，身子无力地靠在墙上。她伸出双手，按住不停颤抖的双腿。她仿佛听见，一阵阵很遥远又很强大的雷声在耳际轰隆隆地回荡！噢，要下暴雨吗？暴雨又要把树叶打得到处都是，把街道弄得乱七八糟，妈妈得费多少劲才能扫干净啊！怎么回事，咦，我刚才不是还和妈妈

说话的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欧阳砚像一个失魂的人，木僵僵地走出外科大楼。

从一间间病房窗户倾出的灯光，照着扬雪的夜空，一片惨白！

欧阳砚一时记不得身在何处，也想不起这是什么景象。难道，那漫天的惨白就是传说中游荡在黑夜里的白无常吗？难道，那纷纷零零、飘摇不定的，就是指引亡灵的招魂幡吗？难道，是哪个病人的生命垂危了？正如老人常说的，出窍的灵魂是不散的阴气。

难道，难道妈妈要——

不！欧阳砚惊慌地大喊一声。瞬息，遮挡她眼睛的模糊而虚幻的惨白天幕被这喊声撕成无数碎片，瀑布似的落在她的头上、身上。原来是雪。

呃，什么无常，什么招魂幡，什么阴气，这些她都不信，她再也不是刚进护校时，吓得不敢去解剖室的学生了。从实习到工作，她不知道参与过多少次抢救，有些人救过来了，有些则没了。因此她深深地懂得，敢与死神决斗到底者，只有医生和护士！医院，随时有人可能停止心跳，失去呼吸，但却有无数的人站起来，重新回归生活。医院，其实是个温情的地方，是个阳光融融的地方。想到这儿，一丝柔软的希望，如蓬松的围巾微微地捧住了欧阳砚冰冷而失神的脸庞！

生日

昙芸早就约好同事于珏、窦姿和薛鸽几个去家里给自己过生日。这天，昙芸和于珏正好轮班休息，两人逛了一上午商场。昙芸身材宽厚，买件合身的衣服不容易，样式好的她穿上窄，样式土气的又不入她的眼，试来试去没几样喜欢的。两人上上下下逛了好几家大商场，最后终于选了两件合身的。

昙芸站在试衣镜前看了又看，问于珏：“还行吧？”“挺合身的。”“你穿上我看看。”昙芸和于珏个头一样高，以前昙芸没发胖时，经常送自己的衣服给于珏。她俩一直在妇产科工作，彼此关系很是亲密。过去，昙芸帮男人料理生意时，经常把儿子托给于珏照顾。这份情，昙芸常记于心，没齿难忘。

于珏接过衣服穿上，笑着用手捏了捏前襟，示意衣服的宽大。昙芸笑着说：